



中區

# 暨大 ——原民專班與校園原住民保留地

暨南大學——原住民族クラスと学内の「原住民保留地」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Indigenous Special Classes and On-Campus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s

文・圖 | 蕭 霖 (暨南國際大學原資中心主任)

## 暨南國際大學

位處南投埔里，鄰近多個原住民族聚落，其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被置於「區域型大學如何回應原住民族教育需求」的脈絡中。

### 原住民族專班作為大學治理議題

近年來，學校陸續設置原住民族專班與原住民主題校園空間（以下暫稱「原住民保留地」），已不僅是招生或校園景觀的調整，而是牽涉到大學治理、資源配置、校園文化與知識權力關係的一系列制度實驗。從教育行政的觀點來看，原住民族專班與校園保留地的成立與發展，可被視為大學組織在回應多元文化政策與原住民族教育權時，如何透過組織設計、課程安排與空間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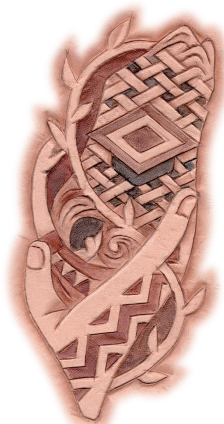
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環境照—排灣族石板屋。

重新協商「誰的知識」、「誰的文化」與「誰的未來」在大學場域中被承認與支持。本文嘗試以原住民族學者的視角，結合教育行政分析的語彙，描繪暨大原住民族專班的歷史發展，以及校內設置原住民保留地的動機與現況，並從治理與政策實施的角度加以討論。

### 原住民族專班的成立：政策脈絡與組織回應

**全國原住民族專班政策與大學治理：**原住民族專班的出現，與國家高教政策中對原住民族教育機會與文化維護的關注密切相關。配合《原住民族教育法》與相關政策工具，教育主管機關鼓勵大學設立原住民族專班，以特殊選才、單獨

從教育行政的觀點來看，原住民民族專班與校園保留地的成立與發展，可被視為大學組織在回應多元文化政策與原住民民族教育權時，如何透過組織設計、課程安排與空間規劃，重新協商「誰的知識」、「誰的文化」與「誰的未來」在大學場域中被承認與支持。



從教育行政的觀點來看，原住民民族專班與校園保留地的成立與發展，可被視為大學組織在回應多元文化政策與原住民民族教育權時，如何透過組織設計、課程安排與空間規劃，重新協商「誰的知識」、「誰的文化」與「誰的未來」在大學場域中被承認與支持。

招生等方式增加原住民族學生進入高等教育體系的管道，同時也期望培育能回到部落服務的專業人才。此一政策在行政治理上，是中央透過補助與審核機制，引導大學進行內部結構調整的典型案列。對各校而言，是否設置原住民族專班、如何設置，以及如何將其與既有系所結構連結，皆是重要的行政決策。這些決策不僅涉及招生與教學，更牽涉經費分



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環境照—排灣族石板屋。

配、人力配置與校內組織權力的再編。就暨大而言，其位處原鄉附近，校方在回應政策倡議時，必須同時考量自身定位、地方期待與中央政策的可能支援。

**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在此脈絡下，暨大首先成立的是「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從教育行政的角度觀察，該專班的成立具有三層意涵。

第一層，它是一種「專班式」的組織設計，介於系所與專案計畫之間，兼具行政獨立與跨領域整合的特性。這種形式讓學校在既有系所架構上增加一個原住民族導向的學程單元，而不必全面改造原有科系，但同時也帶來因非一般學術單位，「專班是否被邊緣化」的風險。

第二層，專班在課程設計上同時結合「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兩大領域，顯示學校將原住民族人才培育定位在「文化再生」與「社會福利／社區工作」的交叉點上。這種定位回應了部落在面對觀光、產業化與社會變遷時，對文化主體性與社福需求的雙重挑戰，也反映出學校在專業領域選擇上的策略判斷。

第三層，該專班以原住民族學生為對象，透過單獨招生管道，試圖降低原住民族學生進入大學的結構性障礙。但同時，教育行政者也必須處理專班與一般生之間在入學管道、支持服務與校園認同上的平衡，避免專班被標籤為「補救」或「弱勢」單位，而是被視為知識創新與文化實踐的重要場域。

**多元專業原專班的延伸與政策對接：**在文化產業與社

原住民保留地後續又與「原民生活節」等活動結合，成為推動「全民原住民族教育」的核心場域之一。透過在此舉辦活動、課程與工作坊，學校試圖讓非原住民學生在日常生活接觸原住民族文化，而非僅在課堂上以認知性知識理解「原住民議題」。



工專班之後，暨大又陸續規劃護理學系與長期照護相關的原住民族專班。從教育行政的面向來看，這顯示出學校正由單一原專班走向「多專業、跨領域」的原住民族人才培育佈局。

一方面，這樣的佈局符合中央對偏鄉與原鄉地區醫療、長照人力不足問題的政策關注，也有助於學校在高齡與長照政策環境中爭取資源。另一方面，對原住民族社群而言，



原住民保留地建築、環境照—賽德克穀倉。

這代表大學逐漸將原住民族視為「政策夥伴」，而非單純的「受服務者」；原住民族學生不只是被動接受照顧的對象，而是被培育為具備專業能力、可以在原鄉提供文化敏感服務的照顧者。

### 校園「原住民保留地」的規劃與治理意涵

**從象徵到治理——校園空間的再定義：**相較於學程與專班層次的制度設計，暨大在校園中規劃的「原住民族環境教育場域」，同學習慣稱呼為「原住民保留地」，則是從空間治理與校園文化入手的實踐。此一場域位於圖書館後方，由原專班師生共同參與規劃與建置，透過種植作物、搭建傳統形式建物等方式，打造出一個結合教學、實作與文化展演的場域。

從教育行政的角度看，這不是單純的景觀美化工程，而是對校園空間權的重新分配與詮釋。過去，大學校園多以抽離在地脈絡的現代建築與設施為主體，原住民族文化即使出現，也多以展覽或活動的形式短暫呈現。暨大原住民保留地的設置，則是在日常校園動線中嵌入一個「原住民族視角的空間節點」，讓原住民族不再只是校園中的少數個體，而是能在空間上具體「現身」。

**命名為「保留地」——權力與歷史的再詮釋：**值得關注的是，此一場域在校內票選命名過程中，被命名為「原住民保留地」。在台灣歷史與法制語境下，「保留地」一詞與國家對原住民族土地的管制與規範密切相關，往往帶有被動、被管理的意味。然在暨大的校



## 結語：從「專班」與「保留地」到大學治理的再思考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暨南國際大學的原住民族專班與校園原住民保留地，已超出傳統「招生措施」或「校園造景」的範疇，實質上牽涉到大學如何重新理解自身與原住民族社群的關係，以及如何在治理架構中納入原住民族教育權與多元文化正義。

從教育行政研究的觀點，暨大的經驗可被視為一個具代表性的個案：在中央政策倡議、地方原鄉脈絡與大學自主治理之間，學校透過設立專班與規劃校園空間，嘗試建構一套兼顧專業培育、文化維護與社群連結的制度配置。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從組織變革、政策工具效果與利害關係人參與等面向，持續追蹤這些制度安排如何被實作、調整與再解釋。◆

園情境中，這一命名卻呈現某種反向操作：原住民學生與教師主動參與命名，將「保留地」轉化為一個由原住民族自己界定用途、自己管理與實踐的校園空間。

就教育行政而言，這反映出學校在校園治理上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間，允許原專班與相關社群對特定校園區塊具有較高的詮釋權與使用主導權。這樣的安排挑戰了傳統由校方單一主體決定校園空間功能的治理模式，也為多元文化教育在校園層次提供具體實作場域。

**作為「全民原教」的政策工具：**原住民保留地後續又與「原民生活節」等活動結合，成為推動「全民原住民族教育」的核心場域之一。透過在此舉辦活動、課程與工作坊，學校試圖讓非原住民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接觸原住民族文化，而非僅在課堂上以認知性知識理解「原住民議題」。

這裡呈現出一個重要的教育行政理念轉折：原住民族教育不再被視為只針對原住民學生的「補救」或「補強」措施，而是被定位為全體師生共同面對的公民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內容。原住民保留地在此扮演的是一種「政策工具」的角色：透過空間與活動設計，將原住民族議題從邊緣推向校園公共議題的中心。



### 蕭霖

屏東縣屏東市人。1969年生。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現任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兼學務長、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主任、人文學院原住民族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主任。另擔任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董事。